

蒙古史略

蒙古史略

日本參謀部編纂

蒙古地志

務內觀齋譯本 啓新書局剞印

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初七日印刷

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廿八日發行

定價大洋五角五分

編輯者

下村修介

同

關口長之

譯者

王宗

總發行所

東聯橋南京家巷口
啓新

印刷所

日本東京市牛込區市谷加賀町
一丁目十二番地
株式會社 秀英舍第一工場

分售處

日本東京神田區駿河臺鈴木町十八番地
清國留學生會館

同

上海法租界裏新開河泰記糖棧內
許道生

同

旋興
上祐

石口達北京。

張家口者。爲從四子部落蘇尼特喀爾喀毛明安等各部達北京之路。即所謂阿爾泰軍臺也。從外蒙古各部達支那本部。均是官道。從內蒙古至張家口之路綫。設驛站二十。自第一站察漢托羅蓋至第九站沁岱。皆察哈爾游牧地。自第十九站奇拉伊木呼爾以外皆屬外蒙古。屬內蒙古凡五站。自第十九站至張家口二千餘里云。

殺虎口者。除內驛一站外。餘十一站。均屬蒙古所置以達支那本部者也。有西北二路。如吳喇忒土默特。則由北路。如鄂爾多斯七旗。則由西路矣。

電信

蒙古之電信。係光緒十五年架設。其綫路從恰克圖經庫倫張家口而達北京。俄羅斯人亦許依此電信通信。據支那政府與駐北京俄公使之通牒觀之。其電信費。每語二法十珊。四角一分
三厘七但從北京發至恰克圖以北之電信費。則依西伯利亞電綫之定價。又經北京發別處之電信。與海底綫同一價值云。

通 貨

蒙古從來無通用貨幣。故商業上不能無困難。然土人以物貨交換爲習慣。故不知通貨之功用。若現今蒙古通用者。以支那銀兩爲最。俄羅斯之銀行紙幣及露普爾次之。凡此三種。通用於土人之間。雖全土通用者。不獨支那銀兩。然通用區域甚狹小。僅北部貿易市場爲止。遠不及支那銀兩。是則全土最通用之支那銀兩。殆物價之本位矣。又有磚茶。往往以小片使用之。於恰克圖之磚茶市情。常有畫一之價。凡市場商店購買物件。有以小片之磚茶算價者。土人亦喜相授受。幾如碎切之銀兩。大抵羊一頭。換磚茶十二個至十五個。駱駝可換至百二十個至百五十個。磚茶於貧民之間。最能通用。故行旅不須携銀兩。帶磚茶最便矣。蓋蒙古全土。到處無不通用者。

都 府

庫倫者。外蒙古北部之一都府也。屬土謝圖汗部。瀕土拉河岸。鄂爾坤河之會流。此地屬二河之壑域。故土地平坦。而最寬濶。市區分爲二。一蒙古人所居。一支那

人所居。商業旺盛。蒙古北部之咽喉也。人口凡三萬餘。然大半喇嘛僧徒。土人之生計。以搬運貨物爲業者多。餘則以獵獸爲生活之計。支那政府派辦事大臣駐此。辦理邊務。兼營恰克圖貿易之事務。此地高出海面四千二百尺。氣候沍寒。周圍山嶺盤繞。深林密箐。猛獸頗多。有名之山嶺曰汗山。秀拔高聳。森林繁茂。土拉河從此發源。俄國領事館。即在土拉河之北岸之高阜上。

蒙古有巨大圓形之佛堂。其結構甚壯麗。屋上以金箔爲裝飾。光燭燭眩人目者。即喇嘛胡土克圖之宮殿也。其外觀不異佛堂。而華美遙勝之。胡土克圖其威靈在達賴班禪二大喇嘛之次。蒙古人大尊崇之。以爲此地無異西藏拉薩之靈地也。每年夏季。從蒙古諸部來頂禮者。陸續輻輳。道路不絕云。

元故都喀喇和林。在庫倫西南六十里鄂爾坤塔米爾河之間。突厥以來爲酋長建牙地。在元前後數代均都於此。威武奮耀。後世能名。乃物換星移。今已爲沙磧荒涼之地。遺址廢墟。一無存者。令人生懷古之思云。

烏里雅蘇臺。在三音諾顏部。蒙古西北部之一大都府也。定邊左副將軍駐紮於

此節制喀爾喀四汗八十二旗。及金山天山間散處之烏梁海等數十部。邊外第一重鎮也。此地當阿爾泰軍臺西路之要衝。因此每年四季徵蒙古兵。使輪流換防。此地又富有河流大湖。土地肥沃。人民甚多。土人則不務耕種。專務畜牧。人口三千餘。

烏里雅蘇臺城。以木爲之。在齊格爾蘇臺河烏里雅蘇臺河之間。高一丈六尺。厚一丈。周圍共五百丈。其構造內外列木柵。中實以土。東西南各爲一門。北瀕河無門。城之周圍穿渠引水以環之。

此城創造於雍正年間。乾隆年間又增築之。咸豐時東干之亂。城市罹兵燹。遺址僅存。至近年修築。纔稍復舊觀云。

科布多城。蒙古西北部之一都會也。繁華次於烏里雅蘇臺。城內駐參贊大臣。隸定邊左副將軍。管轄科布多全部。以辦理邊務。此地扼外蒙古西北之咽喉。且通新疆各重鎮。故最爲要隘。徵蒙古兵爲戍衛。不異烏里雅蘇臺。人口凡三千餘。科布多城。以磚構造。在科布多河之水域。山峯縈迴其周圍。氣候稍和。土田肥沃。

水草豐茂。駐兵處處屯田。土人則開濬溝渠以供灌溉之用。城外有市場一。即買賣城也。支那之商賈雲集。與蒙人貿易。其重要品羊皮及獸皮。蒙人年售與支那人者。羊數殆不下二十萬頭。然東干之亂。大受蹂躪。自後市場。聞不如往昔矣。此地物產以家畜爲重。近來穀類亦頗有產出者。足供一城之用。光緒七年清俄締約。俄遣領事駐焉。

多倫諾爾。

蒙古語七湖之義。

喇嘛廟名也。位置在北緯四十二度十六分。原是蒙古內地。

現今編入直隸省散廳。有撫民同知一員。審斷漢民訴訟及徵收賦稅。地勢平低。亦有丘阜。但均爲曠野。彌望蕪草。不見一樹。地質沙磧。五穀不生。此地始不過一小市鎮。自康熙時建立喇嘛二大寺。蒙古人來往頻繁。買賣漸盛。乃成漢蒙雜居之局。蒙古東南部之一大都會也。

此地市街。於曠野之中。區畫支那蒙古二部。南北約三十里。東西約十八里。狀如木葉。四周繞以沼澤。地最卑。道路狹隘。且不清潔。市中多佛堂寺院。其最莊嚴華麗者。善因彙宗二大寺也。其他大小寺院共十三。喇嘛僧常二千餘名。因此貿易。

甚盛。商賈殆一千餘戶。最盛大者馬市。蒙古人所賣。日常數百頭。然近來塞外凶旱。連年不已。市場之馬數已漸減。又此地自古能以巧鑄佛像得名。輸入內地諸省。又銅製品亦多。其鐵料多輸入山西平定州云。

定遠營者。阿拉善親王魯特之一府也。位置在阿拉善山之中部。甘肅甯夏府之西北五十四里。阿拉善親王居之。支那人稱之爲王爺府。

府城甚狹小。周圍僅六里餘。墻以堅土製之。頗堅牢。城外築堡塞三。謂爲本城側防部。周圍均植木柵。城內爲阿拉善親王部下之蒙古兵所駐防。並有支那商店。城外戶數約五六百。成一市區。且有親王之別墅在焉。景色頗佳。然東干之亂。概罹兵燹。現今存者甚少。此市區非要塞。故僅能免害云。

物產以食鹽爲主。駱駝山羊亦著名。但食鹽產出最多。年年輸入支那本部者。其質甚佳。殆不亞內地所出。販路大開。故土人多從事製鹽。以營生計。然貧者甚多云。

阿拉善山。在定遠營之東。僅六里餘。本城靠其山麓。其山脈起自松山。連接色爾

騰山。宛成半月形。其中奇峰突天。峻嶺拔雲。山中有石炭礦。東于亂前。曾經採掘。現幾中止。品質亦佳。又從定遠營踰阿拉善山脈。有達鄂爾多斯部。及甘肅甯夏府之山道。

買賣城。清俄交界處之都會也。距庫倫凡四百八十里。爲陸地貿易之要區。此地本稱恰克圖。爲蒙古之地。自俄國劃界以來。變爲市場。名之以買賣城。中列木柵。以分兩國之界守。市街尙繁旺。道路亦能修繕。貿易以茶爲大宗。人口不過三千。而狀況不讓恰克圖。

歸化城。土人稱之爲庫庫和屯。往昔順義王俺答居此。歸順明朝。乃改今名。位置在鄂爾多斯旗界之黃河。河套之東北。南距殺虎口二百里。蒙古南部之一都會也。人口凡三萬餘。

此城以磚造之。周圍六里餘。南北各設一門。外郭係崇德年間附築。設東西南三門。四隅置望樓。繞以外濠。地勢西南開敞。林木翕鬱。眺望頗佳。東北列障重疊。頗占形勝云。

歸化城者。從支那本部至烏里雅蘇台巴里坤等各處所必經之路也。故交通頗繁。市街分旗人喇嘛商賈三區。買賣亦旺盛。

物產以家畜爲大宗。次如毛、網、油、大理石、細工、製皮、氈毯等皆著名之物產也。毛網經天津輸出歐洲。其運搬使用駱駝至二十萬頭。又此處從漢口來之磚茶。爲陸路輸入西伯利亞之輻輳點云。

此地。在乾隆之末年。有道行最高之喇嘛。曰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者。駐錫在此。後移轉於庫倫。至喇嘛之轉世者來。襲其衣鉢。以是蒙人尊崇之。喇嘛僧徒。多至二萬人。有喇嘛學校。專掌僧徒之教育。

城東北三里。有綏遠城。周圍六十里。高二丈四尺。設四門。南曰承薰。北曰鎮甯。東曰迎旭。西曰阜安。創造在乾隆年間。此地最占險要。蒙古南部之重鎮也。城內有將軍衙門。

城北數里。有山巍然。高出雲表者。翁公山也。爲陰山脈中之最高峯。擁歸化城。西至東北。山勢蜿蜒。山中有元代建築之建旬城廢址。

史略

蒙古之地。其始不能詳。然其建國蓋在周以前矣。昔爲山戎獯鬻獫狁之所處。其民皆非土著。其國又無城郭。寄穹帳。逐水草。故其都府疆域。都無一定可考。其散見諸書。與支邦最有關係者。如秦漢時所謂匈奴是也。匈奴其時頗強大。極南北沙漠亦爲所有。其地在今喀爾喀地至後漢分其地爲單于。再變爲蠕蠕。三變爲突厥。四變爲回紇。五變爲蒙古。前後數千年興廢相續。皆以大漠爲諸部之綱維。其間又有在唐代之鮮卑烏奚桓等之種族。有內蒙古之地。薛延陀契丹等之種族。有外蒙古之東部。契丹因之。遂興遼國。至清朝其部落之大別有四。曰漠南蒙古。曰漠北外蒙古。曰青海蒙古。曰內屬游牧部。於是其位置分界全定。但古來之事跡。不可得詳。僅元以後者可知。蓋以前邦土分裂。各據一方。無統屬之者。遂不能記其詳細也。今舉匈奴以下著名者。以及蒙古。然顯著歷史者。則稍從省略。又現今蒙古各部。各揭其畧史。其系統不同而獨立者。亦附記其下。

匈奴

匈奴之先。夏后氏之後裔。出自淳維。淳維於殷時奔北方。遂居焉。周末七國時。與燕趙秦三國爲隣。不時寇邊。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。十餘年間不敢窺趙邊。至秦始皇以蒙恬擊北胡。出塞盡收黃河以南之地。從九原河套之西。吳至雲陽山。通大道。又築城壁。互五百餘里。其間塹削谿谷。橫斷山川。高達數十丈之山頂下及深谷。蜿蜒東走。西起甘肅。至於遼東。所謂萬里長城者是也。是時東胡強而月氏阿富亦盛。匈奴之單于曰頭曼者。勢力浸微。不能敵秦。遂北徙。十餘年不敢犯邊塞。至漢時屢內犯。雖有長城亦不能防。至冒頓者。殺父頭曼。自立爲單于。勢張甚。滅東胡王。東胡王西走月氏。并南樓煩白羊河南山西省及鄂之地。侵略燕代。悉恢復秦蒙恬所奪匈奴之故地。以擊鞬爲單于姓。國人稱之爲撐犁孤塗單于。所謂廣大天子之義也。始設官置左右賢王。左右谷蠡。左右大將。左大將居東部。領上谷以東直隸宣地。接濊貊朝鮮濊貊滿州之東。部。右大將居西部。領上郡以西陝西地。氏羌青海單于。自領代郡雲中山西大同府。各地。逐水草轉徙。又起大兵圍馬邑。漢高祖自將擊之。爲所敗。困於白登山西省陽高縣。七日。結和親。

之約。高祖僅以身免。是時漢初定中原。智勇雲集。一戰而蹶。匈奴兵馬之強可知。至武帝遣衛青出雲中。取黃河以南地。置朔方。河套以北郡五原。賀蘭二郡。霍去病復率兵出隴之西北二千里。過居延。甘肅地。攻祁連山。徙關東之貧民實所奪匈奴河南之地。衛青復出定襄。郭爾多斯部之東。路阻沙漠。單于遂引壯騎數百走西北方。霍去病追之。出代郡殆二千餘里。臨瀚海。封狼居胥山。外蒙地。而還。於是左賢王亦遜。自是沙漠以南無單于王庭。河套以西之地。凡從朔方至令居。甘肅平番縣。悉置田官屯田。役吏卒數萬。開鑿溝渠。以供灌溉。以蠶食匈奴地。值匈奴內亂。五單于爭立。不遑外攻。邊塞稍安。

呼韓邪單于之兄左賢王呼屠吾斯自立為單于。稱郅支骨都侯。勢最強。攻呼韓邪。破之。奪其地。呼韓邪自知不敵。自五原塞。內蒙古吳喇忒之地。款關內附。漢殊禮遇之。居月餘將歸。自請留居塞下。當是時。郅支既奪呼韓邪地。但其民不附。度頗難治。乃決意西征。破堅昆。厄爾齊斯河之下。除北丁零。貝加爾湖北。又數遣兵擊烏孫。伊犁近傍及俄領舍密列其斯。克勝之。郅支遂徙都其地。呼韓邪得歸故地。部衆稍集。乃定國是。郅支恐其襲擊。

欲遠去。會康居王數困於烏孫。即遣使於堅昆迎郅支。郅支因引兵西。至康居。

河中流至阿拉爾海地。漢建昭三年。西域都護甘延壽副都護陳湯發兵至康居。誅郅支。

韓邪且喜且懼。上書復入朝。請爲守護上谷以西至燉煌。

甘肅安西州。

之堡塞。漢帝下

有司議之。郎中侯應曰。北境邊塞。外有陰山。東西亘數百里。草木茂盛。禽獸最

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。作弓矢以爲寇。先帝出師征伐。終奪此地。攘匈奴於漠北。

建塞徼。起亭隧。築外城。設屯戍。以守之。然後邊境少安。匈奴失陰山之險。駐足無

地。邊民言匈奴自失陰山。過之者未嘗不流涕而去。如罷備邊之戍卒。是夷狄之

大利。不可許也。漢帝納之。蓋陰山以北數千里。一望平坦。登高瞰下。無所隱蔽。踪

跡盡見。無以禦敵也。

及漢王莽篡位。單于故印文曰匈奴單于之璽。王莽欲改曰新匈奴單于之章。匈

奴不欲。單于求稅於烏桓。

內蒙古阿祿科爾沁之西北。

王莽不許。由是生釁。都護但欽言匈奴

將欲來襲。王莽怒。議出兵。十道并攻。窮追單于。自是北邊騷動。復無寧歲。至後漢

光武帝時。有蒲奴者。立爲單于。是時匈奴連年荒旱。其從父兄比密遣人於漢。贈

匈奴之地圖。求內附。八部大人因共立比密爲呼韓邪單于。以其大父嘗受漢保護。故襲其號。乞來五原塞永爲屏藩。扞禦北虜。於是匈奴始分南北二部。各有一單于。南單于居雲中。爲北單于所敗。漢徙之西河之美稷。山西汾州等地永平十六年。大發沿邊兵征匈奴。此時北單于已衰。部民離散。南單于攻其前。丁零寇其後。鮮卑內蒙古喀喇沁地擊其左。西域葱嶺以西之國侵其右。四面受敵。幾不復能自立。南單于乘機破其南部。并其他。永元元年。以耿秉爲征西將軍。與車騎將軍竇憲率衆出朔方。擊北單于。大敗之。二年。擊南單于。復破之。北單于率輕騎數十遁走。不知其所在。其弟右谷蠡王自立爲單于。將千人止蒲類海。新疆之巴里庫倫遣使款塞。竇憲念塞北空虛。欲以恩結北虜。乃上書請仿南單于故事。置中郎將領護。會竇憲被誅。不果。於是叛而北還。漢帝遣任尙追之。滅其衆。先是朔方以西之邊塞失修。鮮卑由此數寇南部。單于上言求復邊塞。乃增置沿邊諸郡兵。列屯塞下。永建中。去特若尸逐就單于立。其左部勾龍吾斯等背叛。寇西河。單于本不與知。但不能制其下。漢將欲逼令自殺。勾龍吾斯等即立勾龍王車紐爲單于。煽動東烏桓及西羌戎諸胡。